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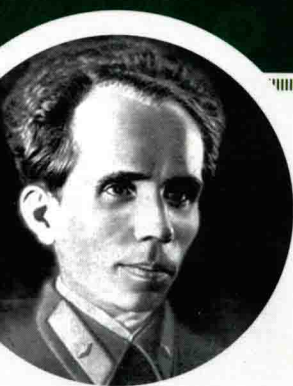
全 译 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念真◎译

★★★★★
新课标必读·永远的经典



彰显钢铁意志的伟大作品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昔时，不会因为虚度大好青春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庸俗卑贱而羞愧；离开人世时，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所有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中国工人出版社

★★★★★
新课标必读·永远的经典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念真◎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联)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念真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1

(永远的经典)

ISBN 978-7-5008-6057-0

I. ①钢… II. ①尼…②念…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8782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葛忠雨 刘广涛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营销出版部)
(010)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销 各地书店
印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6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 21.5
字数 357千字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4
第三章	27
第四章	46
第五章	60
第六章	73
第七章	98
第八章	120
第九章	137
第十章	154
第十一章	172
第十二章	204
第十三章	238
第十四章	264
第十五章	285
第十六章	301
第十七章	319
第十八章	334

第一章

“节前在我家补考的同学，统统都给我站起来！”

神父虎视眈眈地吼道。他面容松弛，身材微胖，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十字架。

四名男生和两名女生，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惶恐不安地望着神父。

神父的两只小眼睛里射出凶狠的光，好像要把他们生吞活剥似的。

神父朝两个女孩摆摆手说：“你们俩坐下吧。”

她们赶快坐了下去，长舒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转过头去紧紧盯着这四个男孩。

“过来吧，孩子们！”

瓦西里神父站起身来，把椅子往后挪了挪，走到因为害怕而挤在一起的四个男生的面前。

“来，告诉我，你们这几个小混混，谁抽烟？”

四个孩子都用极小的声音回答：“我们不会抽烟，神父。”

听了他们的话，神父的脸被气得通红。

“混蛋，如果你们真的不会抽，那么在我家里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还说都不会抽，不肯承认，是吗？好，那我亲自检查检查！全都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听见了吗？赶快翻过来！”神父怒喝道。

三个孩子不情愿地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掏了出来并放到桌子上。

神父认真地检查了他们口袋的每一处缝隙，看有没有烟末不小心留下，但是他一无所获。然后他把目光转向第四个孩子。这个孩子的眼睛乌黑发亮，穿着灰色的衬衣，蓝裤子在膝盖上打着补丁，倔强地站在那里。

“你为什么站着不动弹，跟一截木头似的？”神父恶狠狠地问。

这个孩子努力压抑着心头的仇恨，紧盯着神父，闷声回答：“我的衣服没有口袋。”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那个已经被缝死了的袋口。

“哼，你的衣服没有口袋！借口！你以为你这么做，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是谁把我的发面糟蹋了吗？你觉得这次你还能侥幸继续留

在学校吗？这次你再也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上次是因为你妈求情，我看她可怜，才留下你的，这回可不一样了。你，马上给我滚出去！”神父咬牙切齿地说完，接着他用力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拖到走廊里，并关上了门。

此时，教室里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学生们由于害怕一个个都缩着脖子不敢抬头。没有人知道保尔·柯察金被赶出学校的原因，除了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去神父家补考的那天，他在厨房里等待神父的时候，亲眼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发面里，那是神父家准备过复活节用的。

保尔被赶出来后，坐在门口最下面的台阶上，苦思冥想该怎么回家交代。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披星戴月，几乎为他操碎了心。他内心挣扎着，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说不出一句话。

保尔心想，现在我该怎么办呢？都怨该死的神父。为什么我要那么幼稚，往发面里撒烟灰呢？都是谢廖沙出的馊主意，才让我沦落到这个地步。是他鼓动我把烟灰撒到发面里的，我当时竟然听了他的话。现在谢廖沙逃过一劫，可我却要被撵出学校了。

其实，保尔跟瓦西里神父原先就有过节。还是很久以前，自己和同学发生了冲突，老师为了惩罚保尔，就不让他回家，又担心他自己在教室惹出别的事，就把他送到高年级老师那里看管。保尔就跟着高年级老师到了他们的教室，自己坐在最后的位置上。

那位高年级的老师，身材瘦削，穿着一件正式的黑上衣，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的知识。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同地球一样存在了很长时间。保尔听了他的这一番话，惊讶得合不上嘴巴，因为老师所讲的知识和他从《圣经》上读到的有天壤之别。保尔差点站起来反驳老师，说老师是在骗人，《圣经》上不是这么讲的。但是保尔怕被老师骂，没敢出声反驳。

保尔从小信仰基督教，她母亲也是位虔诚的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故事。她告诉保尔世界是由上帝在不久前创造的，而并不是老师所讲的几百万年前，保尔从未对这件事有过任何怀疑。除此之外，保尔熟背《圣经》的全部内容，所以考试总是得到满分。怎么会忘记《圣经》开篇，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所以决定向神父提出自己的一问，《圣经》课刚一开始，神父准备开讲。保尔就迫不及待地举起手来，得到神父同意以后，他赶忙站起来说：“神父，《圣经》明明写着地球存在了五千年，可是高年级的老师却告诉自己的学生地球已经存在了上百万

年？刚说到这里，他就被瓦西里神父用尖利的声音打断了，骂道：“混账，你瞎说什么？你是怎么上的《圣经》课？我是这么讲的吗？”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解释，就被神父揪住耳朵，将他的头用力往墙上撞。转眼间，保尔被打得鼻青脸肿。保尔惊魂未定，又被神父推到了走廊的另一头。更糟糕的是，保尔回到家中，为此又被母亲训斥了一顿。

第二天，母亲不得不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父宽恕他的儿子，让他回到学校学习。从那次起，保尔虽然非常恨神父，可是他又很害怕神父。保尔自尊心极强，不容许任何人对他有一点点的侮辱，自然将神父对他无缘无故的暴打铭记在心。他只是把仇恨深埋于心，外表也没有表露出来，等待着复仇的那一天。

从此以后，保尔又被瓦西里神父多次欺侮，而且起因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他常常被赶出教室，到墙角罚站，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神父从不问他功课做得如何。因此，可怜的保尔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里去补考。在神父家的厨房里，保尔抓住机会，开始复仇，他将一把烟末撒到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

虽然没有目击者证明，可是神父马上猜出了谁是罪魁祸首。

下课了，孩子们蜂拥而出，团团围住了保尔。保尔苦着脸坐在那里，闷不做声。谢廖沙还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但是又苦恼于想不出办法帮助他的伙伴，所以不愿见保尔。

校长听了神父的告状，就向窗外的保尔喊道：“来，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那低沉的声音突然传来，吓了保尔一跳。保尔忐忑不安地朝教员室走去。结局可想而知，保尔被学校开除了。无奈之下，他的母亲决定让保尔出去做工。

母亲为保尔找了一份车站食堂的工作，老板头发花白，面色无光，眼神呆滞，已经很大年纪，他看了保尔一眼，问道：“他多大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赶忙回答，她担心保尔是否能被留下来。

“可以，让他留下吧。我们这里的工钱是每月八个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干一天一夜后，在家休息一天一夜，有一条，就是绝对不准偷东西。”

“那怎么会呢，不可能的，我保证他什么也不偷。”母亲担心地解释道。

“那就从今天开始吧。”老板对保尔的母亲说。他又转向柜台对那个女招待吩咐道：“安排到洗刷间去，叫弗洛夏给他安排工作。”

女招待正切着火腿，听到老板的吩咐后，立刻放下刀，点头示意保尔过来。她带着保尔走过餐室，进到洗刷间，母亲赶紧拉住他，小声说：“你要好好干，不要再被撵出来了。”她神情忧郁，目送儿子进洗刷间之后，才朝大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非常忙碌。桌子上盘、碟、刀、叉堆得高高的，像一座小山，几个女工肩头上披着毛巾，飞快地挨个擦洗着。在他们中间有一个男孩比保尔年龄稍大，一头红色头发，乱糟糟的，在两个大茶炉前忙着。用于洗家什的大木盆里盛着沸腾的开水，水蒸气四处弥漫。保尔刚进来还不很适应，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他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觉得自己很多余，甚至都不知道该站在什么位置好。

女招待吉娜走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跟前，端着肩膀，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势说：“弗洛夏，你给他找个活，今后就由你管他了。”

吉娜指着那个叫弗洛夏的女工对保尔说：“弗洛夏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要听她的话，明白了吗？”话刚说完，吉娜就转身飘回餐室去了。

保尔点了点头，等着弗洛夏发话。弗洛夏一面擦着额头上涔涔的汗水，一面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似乎在审核一下他，看他能做些什么。随后她卷了卷袖子，大声告诉保尔说：“小朋友，你的工作很简单，每天早晨负责烧开这锅水，之后整整一天别让它缺了开水就行。当然，你得自己劈柴火。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归你管。如果活实在紧张的话，你也得帮忙擦擦刀叉，倒倒脏水。虽然不难做，但活也不算少，你一定会累得满头大汗的。”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方言，“a”音总是发得很重。保尔听到这一口浓浓的亲切的乡音，再看到她那红彤彤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心里暗暗地高兴了起来。

保尔心想，这位大婶人很爽快，便鼓起勇气说：“大婶，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话音刚落，洗刷间的女工们就哄堂大笑起来，将他之后要说的话淹没了，保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愣在了那里。

“哈哈！弗洛夏这回白白捡了个大侄子。”一个女工嘲笑地说。

“哈哈！”弗洛夏本人笑得比别人都厉害。

由于水蒸气模糊了视线，保尔不知道弗洛夏只有十八岁，保尔觉得很尴尬，已经不能再问弗洛夏，就问了身边的男孩同样的问题。

男孩见状，也嬉笑着回答：“你还是问大婶去吧，她会全部告诉你的，我只是临时在这儿帮忙。”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没了踪影。

一位很大年纪的女工看到保尔的窘态让大家不要笑了，又递给保尔一条毛巾，并且指导保尔说：“用牙咬住这头，用手拉紧那头，拉紧毛

巾，这样就能用上力气了，再用力把叉子上的脏东西蹭掉，一定不能马虎，不能留下一点，完全干净了才算合格。客人们很挑剔，总是仔细看很久，所以一定要小心，咱们要认真点才行，要是叉子上有一点脏东西被他们发现了，老板娘就会开除您，那时候就无法挽回了。”

“什么，老板娘？”保尔十分疑惑，“雇我的人不是男的吗？”

那个女工听了保尔的话，大笑了起来，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孩子，我们这里由老板娘掌握着实权，老板只是个样子。过几天，你见到她，自然就会明白我们这里的规矩了。”

洗刷间的门突然被撞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手里捧着一大摞脏兮兮的餐具走了进来。

其中的一个堂倌，肩膀很宽，四方脸很大，眼睛有些斜视，粗声说：“加紧干，眼看就十二点了，车就快来了，你们还不快干？”

一转头，他看见了保尔，顺口问：“这是谁？”

“他呀，是新来的。”弗洛夏回答。

“哦，新来的。”他粗壮有力的手按住保尔的肩膀，一把将保尔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对保尔说：“您负责的这两个大茶炉可得烧好，保证全天都要有水，可是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是第一天，我暂且饶了你，要是明天还这样，一定会惩罚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他故意提高了嗓门。

保尔没有反驳，便赶忙烧起茶炉来。

保尔从此在这里干了很久。第一天上班的他，干得很卖力。他心里清楚，这里是工作的地方，比家里严格，这里可不能有丝毫懈怠。堂倌已经警告了自己，要是完不成，就会受惩罚，他反复回想着这句话。

洗刷间里，保尔为了点燃炉子，脱下一只靴子，盖住炉筒，往里面鼓风，炉子里面的炭火重新燃烧起来。火苗越来越旺。他忙里忙外，从不歇息，倒脏水，添柴，晾毛巾，样样不落。总之，安排他干的活他都能认真干完。保尔忙到深夜，才离开厨房，去休息了一下。

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尼西亚，看着刚出去的保尔，心疼地说：“瞧，这孩子干起活来真不要命，像是疯了一样，一定是走投无路，才打发出来做工的。”

“是啊，真是个好小伙，”弗洛夏接着说，“不用人老催着干活，真叫人省心。”

“过两天他跑累了，就不会这么卖力了，”路莎反驳说，语气里有一丝轻蔑，“刚开始的时候哪一个不是那么卖力，之后越来越懈怠。”

保尔忙了整整一个晚上，其间丝毫没有休息，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早晨七点，来了一个有着圆圆脸蛋、稍胖、小眼睛的男孩，看起来像个流氓，来接保尔的班。保尔已经将水壶烧开了。

男孩一看，事事已经安排妥当，连茶炉也烧开了，省了自己不少的力气。他两手顺势插在口袋里，咬紧了牙，又啐了一口唾沫，一副自高自大的样子，斜着眼睛用余光看着保尔，说：“喂，饭桶，明天早上六点，准时来接我的班。”他的语气强硬，不容别人争辩。

“为什么是六点？不是七点才换班吗？”保尔问。

“谁说七点，你得六点来。要是再敢废话，我马上让你的脑袋多出个大包。你也不好好想想自己是谁，就敢在我面前摆架势。”男孩一脸不屑。

一些女工刚交了班，都兴致勃勃地看着事态的发展。胖男孩一脸不屑，出口不逊，保尔站到了男孩的面前，两个人相互对视着，时间仿佛都凝固了。保尔想教训他一下，但是想起这是自己第一天上班，如果自己这么冲动，说不准会为此丢了工作，于是忍住没有动手，只是一脸严肃地告诉他：“虽然我是新来的，但是你没有资格命令我，而且这本就是你的工作。明天我就按规定七点来，要打架，我警告你，你不是我的对手，如果你想尝试一下，那就放马过来吧！”

男孩朝开水锅的方向退了一步，惊讶地看着生气的保尔。他没有想到保尔会据理力争，保尔强硬的态度让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小子等着，以后有你好看的。”他明显有些心虚，但是不情愿就这样甘拜下风。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保尔走出了涮洗室，看到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太阳正缓缓地从锯木厂后面露出脸庞。保尔虽然疲惫，但心情舒畅，因为自己不再完全依赖自己的家人，可以凭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保尔有了自己的工作，谁也不能再嫌弃他好吃懒做了。

保尔走着走着，自己家的小房子就在眼前了。他的家就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

“这个时候，妈估计已经起床了，我正好下工回家。”保尔想到这些，十分高兴，打起了口哨，走得更快了。“看来我被学校开除，也是件好事。待在学校，那个可恶的神父也不会让我安心学习，倒不如出来做工，还能补贴家用，现在我真想朝他脸上吐一口唾沫。”保尔想着想着，不知不觉走到了家门口。当他打开院门的时候，又想起早上不愉快

的事情，还有那个黄毛小子，有机会一定狠狠揍他的狗脸。如果不是担心被开除，我肯定立马就去收拾他，让他知道一下我拳头的威力。保尔想到这里心里痛快了许多。

母亲已经开始忙碌的一天了，院子里炉子上的水正在沸腾着。听到推门声，母亲急忙站起身来，走到保尔身边，问：“工作顺利吗？”

“还好。”保尔说完，朝母亲笑了笑。

母亲看上去有事情要告诉自己，保尔心想，可是没等母亲说出来，他已经清楚了。他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正坐在屋子里，他的背影十分结实雄壮，他原本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可是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保尔心想哥哥一定知道自己闯了祸，忐忑不安地问母亲：“妈，哥哥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哥哥昨天就回来了，而且他打算以后就在机车库找份工作，不打算回去了。”保尔站在门口，迟疑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打开了房门，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阿尔焦姆并没有听到保尔和母亲的谈话，依旧背对着窗户坐在桌子旁。听到开门声，他转过身来，严肃地看着弟弟，像是在审问犯人。

“保尔，你长本事了，竟然敢在神父家里干坏事！真是翅膀硬了！”阿尔焦姆说道。

保尔早预料到，他与哥哥的对话，一定没有好果子吃。

保尔心想，既然阿尔焦姆都知道了，一定免不了皮肉之苦。

阿尔焦姆虽然责备了保尔几句，但是并没有惩罚他。阿尔焦姆只是安静地靠在桌子上，若有所思的样子，不动声色地望着保尔，深邃的眼神，叫人琢磨不透，说不出是嘲讽还是蔑视。

“现在看来，你就算是大学毕业了，按理说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怎么反倒去给人打杂了？”阿尔焦姆问道。

保尔没有回答，只是他的注意力被地板上冒出来的钉子吸引住了。阿尔焦姆没有耐心继续等待，站了起来，去厨房了。

“终于逃过一劫。”保尔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喝茶时，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问了保尔班上的情况。保尔也一字不落地告诉了哥哥。

“他现在小小年纪就这样乱来，以后怎么办呢。”母亲难过地说。“唉，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怎么就变成了这副模样？哦，上帝，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办？”

阿尔焦姆把空茶杯拿开，转身对保尔说：“行了，弟弟。过去的事

都过去了，以后行事一定要谨慎，认认真真干活，别耍心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要是再被开除了，我就要给你点儿颜色看看，剥掉你的皮。你这个熊孩子，不管到哪儿，都是惹是生非，但是现在你该安分了吧。你要明白，你长这么大，妈为你操的心已经够多了。等你干上一年，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老是给人倒脏水，将来能有什么出息？还是得学一门手艺，将来能糊口。现在你去车库还太小，过个一年，我去打点一下，机车库或许会收你。还有，我已转回家里了，以后也不离开了。以后妈也不用去伺候人了，不论见到什么人都要点头弯腰，这种气也受够了。保尔，你得为自己争口气，要好好做人。”

阿尔焦姆站起身来，活动一下身体，穿上搭在椅背上的大衣，温和地对母亲说：“我出去一会儿，有点儿事情要办。”说完，他低头走出房间，可是他突然想起自己给保尔带的礼物，就冲着窗子对保尔说：“妈妈一会儿会把我给你带来靴子和小刀交给你。”

车站食堂二十四小时不关门，工作十分繁重。

这是个枢纽站，有六条铁路从这里经过。所以乘车的人特别多，白天被挤得水泄不通，唯有在午夜短暂的两个小时的火车间隙，才算相对安静。每天这个车站都有几百列军车驶进驶出，穿梭于前线与这座小城之间。火车从前线运来伤兵，他们已经不能再继续打仗，之后又有一大批穿着清一色灰色大衣的新兵被送往残酷的前线，不知他们的将来会是怎样。

保尔在食堂已经干了两年，这两年间保尔兢兢业业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都局限在狭小的厨房和洗刷间。这里的工作特别辛苦，二十多个人跑前跑后，忙忙碌碌，还有十个堂倌从餐厅到厨房来回穿梭。

两年间，保尔的工钱已经从八个卢布增加到了十个，而且他也长高了，身体更加壮实了。保尔在这两年间，也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他曾经在厨房打下手，每天被烟熏，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还有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不喜欢倔强的保尔，经常扇他耳光，可是这使他害怕，担心保尔报复他，或是突然用刀捅他，因此又把他赶回了洗刷间。如果不是保尔干的活最多，也不喊累，似乎力气总是用不完，食堂的人早把他撵走了。

每当食堂特别忙的时候，他不停地穿梭于厨房与洗刷间，都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的时间。他端着脏兮兮的餐具，飞速跑下厨房，又要再跑上来，一次次地重复着。

每到安静的午夜，堂倌们趁休息时间，会躲到厨房下隐蔽的储藏室

里进行赌博，他们赌的是大家经常玩的“二十一点”和“九点”。保尔很多次都看见赌台上放着一堆钞票，对于他们这么富有，保尔一点也不诧异。因为他知道，他们每人每班都会收将近四十卢布的小费，顾客们一次就会给他们一卢布。保尔很讨厌这群有了钱就赌博的人。

“这些可耻的家伙，凭什么能得到那么多钱。哥哥手艺那么好，是数一数二的，一个月才可以赚到将近五十卢布，可是他们仅仅干一班就能贪那么多，太不公平了。相比哥哥的手艺，他们所做的也就是简单的跑腿，并没有真正的本事，而且他们有了钱就只知道花天酒地。”保尔愤愤不平地想。

在保尔年轻的心中，这些堂馆们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老板一样，都是自己的敌人。他们在这里服务别人，他们的家着用这些低声下气赚来的钱在城里过着奢侈的生活，每天和富人们一样招摇过市。保尔有时看到他们带来自己肥胖的妻子，还有上中学的孩子，他们和堂馆们一样都是一副丑恶的嘴脸。他小小的心里猜想这些堂馆大概有一些家底，或许比他们所伺候的人拥有得还要多。除此之外，他对这里发生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也习以为常了。因为在潜规则下，任何一个女工想留在这里继续干下去，就必须受那些有权势的人的支配，廉价地出卖自己的肉体。不然，她们是不能在这里长久地干下去的。

保尔喜欢挖掘生活的深处及生活的底层，去挖掘生活的本质。他渴望抛开这腐烂发霉的现在，去开拓一种新生活，可是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这使他很失望。

哥哥急切地想为弟弟找个更好的环境，他尝试把弟弟推荐到机车库，可是由于保尔年龄不够十五岁，就被无情地拒绝了。保尔也在热切地期盼着自己的新生活，他向往机车库的工作，那座被烟熏黑的石头房子正是他梦想中的圣地。虽然那里没有收留自己，但是保尔经常去那里找阿尔焦姆，趁机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可以在协助哥哥检查车辆时，了解更多的知识，还能帮助哥哥干点力所能及的活，真是一举两得。

自从弗洛夏离开食堂以后，保尔就更加厌倦这里的工作。

那个整天笑容满面、乐观的姑娘离开了这里，保尔这才深深地认识到，他们的友谊多么可贵。现如今，他的生活急缺动力。洗刷间里的女工由于是从难民中选来的，都十分粗鲁，不停争吵叫骂，这让保尔觉得自己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心底产生说不出的厌恶。

即使是夜间休息，保尔也要不断地给炉膛添柴，以免炉子熄灭，耽

误工作。他习惯性地蹲在炉前，打开炉门，加入柴火，火光耀眼，保尔不得不眯起眼睛。保尔在炉火前很温暖，十分惬意，这时洗刷间里其他人都去别的地方休息了，只剩下他一个。他的思绪飘动着，他想起了弗洛夏，想起了不久前的那一幕。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夜晚，在大家休息的时候，保尔悄悄溜出了洗刷间。他在楼梯转弯处停了下来，爬上了柴堆想偷偷看一看储藏室里赌钱的人们。

储藏室里，人们赌得正起劲，扎利瓦诺夫坐庄，他十分高兴，脸红扑扑的。这时，平时空无一人的楼梯突然传来了脚步声，保尔警觉地回头，看到了堂倌普洛赫尔。保尔赶快躲到黑漆漆的楼梯下面，等他走过去，以免被他发现。

普洛赫尔没有向保尔这边走，而是转了个弯走了下去，即使在黑暗中，保尔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宽厚的肩膀和巨大的脑袋。他走后又有人从上面走下来，接着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她要普洛赫尔等自己一下。

普洛赫尔应声站住，看了看向自己走来的弗洛夏，他不耐烦地问：“又是什么事？”

弗洛夏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衣袖，恳求他说：“普洛赫尔，就是上次的钱。”弗洛夏有些难以开口。

听到是为了钱，他挣脱弗洛夏的胳膊，说：“我已经给你了，难道你忘记了？”

“但是中尉给您的是三百个卢布啊。”弗洛夏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差点要失声痛哭。

“您难道要独吞这三百个卢布？你自己想想看，你就是一个小小的女工，五十卢布已经很多了，我已经很照顾你了，你再想多要，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普洛赫尔给弗洛夏讲道理，语气里明显有一些挖苦。“遇到这样赚钱的好事，你已经很幸运了！你想想还有比你更加可爱的年轻女孩，她们既干净又有见识，你得学会感恩，哪儿有那么多机会这么容易赚钱。要不这样吧，看你挺聪明伶俐的，就破例再给你二十卢布。这样的机会以后多的是，拉客的事包在我身上。”普洛赫尔没等弗洛夏回答，就转身离开了。

“普洛赫尔，你这个混蛋。”弗洛夏在后面生气地骂他，之后就再也抑制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保尔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弗洛夏哭得岔了气，浑身颤抖不住地向柴堆上撞着自己的头。看到这一幕，他感到十分伤心。

保尔没有出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突然把楼梯的铁栏杆攥得紧紧的，脑子里猛然蹦出一个声音：“她这么好的姑娘居然也被他们糟蹋了，真是卑鄙唉，可怜的弗洛夏，弗洛夏这个美好的少女。”

这件事使保尔更加仇恨普洛赫尔，同时，这里的一切在保尔眼里都是那么让人厌恶。“我什么时候才能更加强壮呢，到时候，我就能保护那些受人欺负的人。真希望自己能快快强壮起来！”

炉膛里的火光闪烁着，火焰抖动着，这时火苗突然聚在一起，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蓝色火舌，这让自卑的保尔觉得是火焰也在耻笑、嘲讽自己。

屋里十分安静，连炉子里不时发出的噼啪声和水龙头均匀的滴水声都能听得见。

厨房里空无一人，最后一口平底锅也被可雷姆卡擦得亮堂堂的，放在了架子上。然后可雷姆卡擦着手，离开了。厨房里的其他人都到更衣室休息了，大家都趁着这三个小时的安静，赶紧恢复一下体力。

每当这个时候，可雷姆卡都会来找保尔，他们两个十分要好。今天，可雷姆卡推开门就看到坐在老地方的保尔。保尔也不用回头，看着那蓬乱着头发的人影，就知道是可雷姆卡，便说道：“坐吧，可雷姆卡。”

可雷姆卡爬上他的宝座——柴堆，躺下来休息。他看着闷闷不乐的保尔，开玩笑地说：“你怎么啦？你这是要对着火焰施展魔法吗？”

保尔听了他的话才回过神来，不再盯着火苗看，转而紧紧盯着可雷姆卡，神情忧郁。可雷姆卡觉得保尔今天不大正常。

“保尔，你今天貌似不太正常……”可雷姆卡静默了几分钟，又继续试探着问保尔：“是出了什么事吗？”

保尔挪到了可雷姆卡身边。“没什么事，”他用低沉的声音，很久才做出回答。“我在这儿待得很不愉快。”他的两只手紧握成了拳头。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雷姆卡用胳膊把身子撑起来，又问道。

“你问我今天怎么回事？你知道吗？自从我来到这里干活，就没有开心过。你看看，这儿是个什么鬼地方！咱们像骆驼一样老实地帮他们干活，可回报是什么，只要是比你强壮的人，就可以随便来揍你。连一个为你撑腰、为你说话的人都没有。咱们是来干活的，并不是来受欺负的，但是老板却纵容着这种不公。即使你觉得已经尽了全力，也不可能办周全。若是你疏忽了一个人，他们就可以揍你。他们根本看不到你的努力。就算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无可挑剔，对他们的吩咐，

随叫随到，但只要有求必应，稍稍一大意，就又要挨揍。”可雷姆卡被保尔的话吓了一跳，慌忙阻止他继续说下去：“你别这么大声，待会儿有人过来，小心被听了去。”

保尔越说越激动，就站了起来，满不在意地接着说：“随便听，我不怕，我说什么也不会再留在这里了，这里简直就是地狱。这帮家伙都是骗子，无耻的骗子，他们凭借自己那点臭钱，作威作福，在他们看来，我们只不过是干活的畜生，他们对姑娘更是恶劣，想怎么糟践就怎么糟践，要是不听他们的话，就会被立刻开除。可怜的她们本就是难民，这下就不知道会沦落到什么地步。没吃的又没地方住，她们总要活下去，在这里，她们就得任人宰割，苟且地活着，毫无尊严可言。”

保尔说到这些，内心的愤怒久久不能释怀。可雷姆卡躺在那里，总害怕他们的谈话被人听到，于是站起来，关闭通往厨房的门，可是保尔还是自顾自地述说他那憋了很久的愤懑。

“可雷姆卡，别人打你，你就那样默默忍着，从不作声，也不还手。你为什么不为自己争取正义呢？”说着，保尔站累了，就坐在凳子上，双手拄着头。可雷姆卡看到需要添柴，就在添好后，坐到了保尔身边。“那咱们今天做什么呢？还是按照习惯读书吗？他怕再引发保尔的牢骚，试探着问道。“卖书的宪兵被抓走了，报亭也因此停了业。”保尔丧气地说。

“什么，他被抓走了？”可雷姆卡十分惊讶。“是的，还搜走了别的东西。”

“为什么呀？”

“听说卖书那人闹革命，搞政治。”

听了这个回答，可雷姆卡很疑惑，他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就问保尔政治是什么。

保尔摇了摇头，回答说：“我也不清楚，不过好像是，反对沙皇，就是参与政治。”

保尔的回答很稚嫩，可是可雷姆卡又被保尔的话吓了一跳。

“怎么天底下还有这种人呢？”可雷姆卡将信将疑。

保尔又一次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格拉莎打开洗刷间的门，走了进来，一副刚睡醒的样子。

格拉莎说：“你们都已经干了那么长时间，赶紧去睡会儿，这里我来看着。”

保尔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用这样的方式，和食堂告别，而且

来得如此之快。

事情发生在一月，当时天寒地冻。保尔本应交班回家，可是接班的人却迟迟不见踪影。保尔就去找老板娘反映。跟她说明情况，并告诉老板娘他要回家，但是老板娘不肯让他走。虽然他已经筋疲力尽，还是得留下来，连续四十八小时不能休息，保尔已经十分疲惫。而且保尔的工作不像其他人那样中途有休息时间，他要在午夜将锅灌满，趁客人来之前烧开。

因为水塔还没到放水时间，保尔就将水龙头开着，等着水来。他因为太累了，就去柴堆上躺一会儿，可是没想到，他竟沉沉地睡了过去。

就在几分钟后，水塔放水了。来水了，不过水声也没能叫醒保尔。水灌满了大锅，流进水槽，水槽很快也满了，水就漫了出来，洗刷间的地板也浸在水里。然而这时，洗刷间里没有其他人，所以就没人发现，然后水流到了客人们休息的餐室。

开始，水流打湿了客人们的行李，睡梦中的他们都没有发现。直到水流到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旅客身边时，他被冰凉的水惊醒，大喊起来，其他旅客才意识到这里发水了，都赶快去抢救自己的行李。餐室里顿时混乱不堪。

可是食堂的工作人员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普洛赫尔见餐室里人们乱作一团，放下手中的活，急忙赶来。发现水是从洗刷间里流出来的，便蹚水走过厨房，进入洗刷间，一脚踹开门。然而，这却使原来被门挡住的水一下子全涌进了餐室，结果餐室里的客人更加惊慌，见事情不妙，几个堂倌就都冲向洗刷间去清理积水。普洛赫尔见保尔还在酣睡，一下子扑了过去。

普洛赫尔的拳头密集地砸向保尔，保尔刚从疼痛中惊醒，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只是感觉到看不清眼前的东西，全身疼痛。

保尔被打得遍体鳞伤，好不容易才回到家里。

等到早上，阿尔焦姆以为是弟弟又惹了祸，眉毛都快拧到了一起，叫保尔告诉自己都发生了什么。保尔一字一句地把事情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是谁打的你？”阿尔焦姆恶狠狠地问弟弟。

“普洛赫尔。”保尔弱弱地回答。

“他们竟敢欺负你，你在这里不要动。”阿尔焦姆说。

阿尔焦姆拿起衣服，就径直出了门。

阿尔焦姆到了食堂，问格拉莎：“麻烦您，我想找一下堂倌普洛